

義主由自

編部輯編店書爾米帕

行印店書爾米帕

義 主 由 自

編部輯編店書爾米帕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书 章

行 印 店 書 爾 米 帕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自由主義

基價：肆元捌角肆分

編輯者 帕米爾書店編輯部

發行者 王保和

發行所 帕米爾書店

行政院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〇五七號
新聞局

臺北市寧波西街二十六號

郵政劃撥賬戶五八〇一號

電話：三二一〇九五二號

印刷所 清水印刷廠

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七十一號

電話：五四四一五五九二八



任序

我研究三民主義得出了兩個經驗。用一句話來說，就是研究三民主義須要研究其它各種主義。爲甚麼呢？這是從經驗得出的教訓。

在四十一年出版「三民主義概論」一書，以爲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各有六個內容，比普通所說各有二個內容爲多，自己覺得把三民主義底豐富內容發掘出來，深自慶幸。後來受總政治部之託，撰「三民主義與其他主義之比較研究」一書，於四十五年出版。在研究和撰寫過程中，深覺其他主義有些內容是對的，三民主義有不有呢？再查國父全集，方知其有。但在從前爲研究三民主義而讀國父全集時，竟未注意到。因爲國父全集包括很多，初讀之時，注意未周。茲以研究其它主義之刺激，再翻國父全集，特加注意，便發覺了。到五十二年寫「三民主義新解」一書，民族主義有三十六個內容，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各有三十三個內容，比之「三民主義概論」增加了很多。所以研究其它各種主義，有助於三民主義底研究。這是一個經驗。

我在研究三民主義中深深感到三民主義學人應負起澄清思想、領導思想的責任，方能使三民主義順利實行於中國，而不致受到種種阻碍。因爲各種主義是各是其是而非其非的。這就自然發生問題，形成思想鬥爭。古人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三民主義者要澄清思想、領導思想，是非知道其它各種

主義不可的。否則何能指出其錯誤和缺失來，而使人口服心服呢？不如此，則思想混亂，無所適從。所以今天研究三民主義，不能關起門來，作一個自了漢。而須面對現實，以澄清思想爲己任。『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只有這樣，三民主義在思想界纔能發生領導作用。這又是一個經驗。

那末在研究三民主義之時要知道其它各種主義，就是必要的事了。但是這類書籍甚少，很不容易找得。現在發掘了一些，雖是從前的，但有些主義，如法西斯主義和國社主義，根本是那時纔有的。而另些主義，到現在並無何種變化。如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是。原來此等主義底時間性很長，而其內容又是基本理論，並不是時時更易的。無論如何，這些論各種主義的書，可使你了解其梗概，有很多好處。

這些書，是不是會發生副作用，有碍於三民主義呢？不是，絕對不是。因爲三民主義可與任何主義比較，而優勝之。這是一看我底「三民主義底比較研究」一書，便可明白的。此書曾把三民主義拿來與國家主義、世界主義、民主主義、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包括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比較，皆優於它們。而我底「馬克思主義批判」，是以三民主義或國父思想批判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更表明了三民主義底正確和優良。馬克思底共產主義之遠不及三民主義，是不必說的了。

老實說，這些主義，除開馬克思主義或其共產主義外，均極簡單。沒有一個像三民主義或國父思想那樣，內容豐富，體系完整的。它們與三民主義比起來，好像小巫見大巫一樣。至於馬克思主義或其共產主義，沒有說得如我在「馬克思主義批判」一書中之所徵引那樣完全而系統的。看了此書，自然了解馬克思主義或其共產主義之爲何，而且又可以了解其錯誤之所在。這不一舉而兩得嗎？因此，我們不打

算另外出版馬克思主義或其共產主義一類書來供批判之用。

或許人要說，讀者如果首先讀論各種主義的書，可能使他走上歧途。不會。因為買書的人必是感到需要然後纔肯破費的。而感到需要，必是有知識又有興趣的人。這種人不是輕信盲從者流。他有他底判斷力和辨別力。其識見達到大專水準甚明。老實說，有大專水準者還不一定買主義書看。但有大專水準的人，既在高中、高職學過三民主義，又在大學、專校學過國父思想，自能判斷和辨別，不須顧慮甚麼。

現在舉一個實例。香港是自由港，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書籍很多，任何人可以自由購閱。但購閱者少得很，而且還是爲了批判。香港反共的人佔大多數。抗戰以前，我在上海住了好些年。上海租界以內，同香港一樣，十分自由。中共成立於上海，出版雜誌和書籍，宣傳共產主義。租界內的讀者仍然很少，而讀者也不必贊成。一般人所關心的是掙錢、發財、享受。買書讀，是少之又少。而買主義書，則是此少之又少中的極少數人。切勿以爲書一出版，甚麼人都來買，買了的就贊成。這是絕對沒有的事。

我從民國十八年在上海與友人創辦書店以來，迄未脫離書刊出版事業。經驗告訴我：銷路好的是教科書，其次是工具書，再次是文藝書，又次是其它的書。像科學、哲學一類書，談理論的，真是曲高和寡。老實說，只要是嚴肅的論理之書，曲不高，和己寡。主義是嚴肅的論理之書，就是和寡一類。所以它底讀者，非常有限。

那末你爲甚麼要出版這些主義書呢？因爲我從十七年起，做思想工作，看重思想。以後主持書刊出版事業亦看重是類書刊之出版。在國家方面，在學術和文化方面，均需要是類書的。儘管讀者很少，亦須使這些讀者獲得供應。今天反共，故總統 蔣公以爲反共是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研究三民主義必須了解其它各種主義，而後纔能把三民主義研究好，由領導思想而澄清思想，戰勝共產主義。因爲其它各種主義對於研究三民主義有提出問題，或給以啓發，或提供知識等等作用，並使人從本位觀念中出來放大眼光，取精用宏，以增加心得和新知。這是一定的道理。我也有此種經驗。

這是我們出版一套主義書籍的意思，志不在牟利。如果讀者多，收回成本還有所賺，則仍用以出書，對文化和學術作更多之貢獻，以期發揚三民主義思想工作而加強反共。這不有助於國家之光復大陸嗎？如果要牟利，就個人說，早就去幹別的事情了，何必幹出版？就書店說，早就去出版別的書籍了，何必注意於思想？是否有當，幸讀者有以教之。

任卓宣

六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於帕米爾書店

自由主義者的信念

Morris Raphael Cohen 著

詳 人 治

譯者序

本書原名 *The Faith of a Liberal*，著者柯亨教授，是美國近數十年來著名的大哲學家。原書是柯氏生前所撰述散載在各大雜誌裏面的論文、書評，以及在各大學或學會裏的演講詞，甚至寫給朋友的信稿，彙合而成的一部著作。所以，亦可稱之謂「柯氏文集」。計共包括五十一篇文章，約數十萬言，本書祇選譯了其中的十二篇。

原著在一九四六年出版。其中所載各篇是柯氏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五年間所發表的；讀者或不免對此有明日黃花之感。但是哲學本身，並不受時間限制，我們也祇能求其理論的是否正確，無須問其年代的是否久遠。如亞里斯多德和我國的孔孟，都已有二千年以上的歷史，但是他們所倡導的學說，歷時雖久，而我們今日讀之，仍覺其有研究的價值。

原書涉獵範圍極為廣泛，舉凡哲學、文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和歷史、教育、宗教等問題無所不包，真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各篇所論的對象雖不相同，但均以自由主義為骨幹，自成系統。於此，我們不但可以窺見柯氏學問的淵博；向時，更可見柯氏在學術上的主張，是始終貫徹一致的。

自由主義，在美國已有了很久的歷史。自一七七六年獨立以來，美國的立國精神，就是以自由為基礎的。柯氏在美國教育的薰陶之下，完成了學術的最高階段，得了哲學博士的學位；又經過四十年的教授生活，使得他對於自由主義的真諦，認識得更為透澈；所以他對一切事物，都能用超然的和客觀的眼光，加以分析；在這些文字裏，他經常秉持着極純潔而坦率的態度，毫無顧忌的暢所欲言。他以美國人的立場，對當時美國的現狀，亦間有批評得過於率真之處，但我們由此可見美國政府的尊重自由；而柯氏本人，亦不失其光明磊落的學者風度。因此，從柯氏

的論著裏，固然可以看到自由主義的偉大；同時，在另一方面，却正顯示出美國言論自由的成功。

在今天，極權主義兇饑萬丈，而其貪婪的目光，正注視到世界上每一個角落，刺刀所到之處，除了馬克斯一派的學說之外，不容有異派存在。然而，歷史告訴我們，人類文化的發揚，乃在於兼容並蓄，諸家爭鳴，藉以彼此砥礪，方始有進步可言，這正是自由主義的偉大處。如今，在人類文化面臨危機的時候，我們來介紹一下柯氏的學說，當不是多餘的吧！

譯者 一九五三年九月於香港

著者傳畧

馬立斯·拉弗爾·柯亨(Morris Raphael Cohen)生於一八八〇年七月二十五日，卒於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是近代美國哲學家。柯氏誕生於俄國明斯克城，是俄國猶太族，十二歲時，隨父亞伯拉罕·柯亨(Abraham M. Cohen)及母貝茜·柯亨(Bessie F. Cohn)遷居美國。之後，進入紐約市立大學肄業，一九〇〇年，獲理學士學位；一九〇四年，再入哈佛大學深造，一九〇六年，獲哲學博士學位。柯氏在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三年間，在紐約教育協會講授歷史；其間，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一年，並曾兼任台維遜大學院歷史教員；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兼任紐約市公立學校教員。柯氏與他的母校(紐約市立大學)的關係，尤為悠久，自一九〇二年起，即在母校擔任了兩年的數學教員；其後入哈佛大學，及獲得博士學位後，再返母校任數學教員職；一九一二年，升任哲學教授，又繼續了二十七年之久；至一九三八年始告退休。

柯氏曾接受芝加哥大學之聘，任該校哲學教授數年。後來許多大學爭相延聘，但他終於回到母校。母校學生們對他相當敬畏，認為他是「現代的蘇格拉底，具有嚴正的詞鋒」；柯氏執教期間，曾在哈佛、耶魯、哥倫比亞、約翰霍布金、司丹福特、聖約翰等大學，以及社會問題研究社等處，演講哲學。他雖非專攻法律，但對於法律哲學，頗有獨到之處，法立司·法蘭克福特曾說：「所有美國的法官及律師，沒有一個不會受到柯氏的影響的。」

柯氏一生還兼任許多其他職務：一九一三年，曾主持法律及社會哲學會議；同年，組織猶太人協會；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担任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理事，並任美國科學促進會會員；一九二九年，任美國哲學會會長；一九三三年，任猶太人協會會長。

柯氏在哲學上的成就，獲得了各方面，尤其是哲學界的崇高評價：如郝羅·拉斯基(Harold J. Laski)曾稱他爲：「自從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以來，美國之最深刻而最富有創造力的哲學家。」薛德奈·賀克(Sidney Hook)稱他是：「將獨到的見解用理智具體地表現出來，在今日有創造力的美國思想界中，實爲羣儒之冠。」亨利·海斯立德(Henry Hazlitt)認爲：「他絕對沒有地域或時間上的狹隘觀念……他深信傳統……是一個唯理主義者。因爲他認爲哲學家一定要靠着邏輯上的確證理論……但他並不把學識與其合理性的要素，視爲一事。自然不止是理論而已。他有崇高的智慧，及學者的風度。他富於批評的精神，以致不能與任何黨派或宗教融合一起。他的文章簡練雋永，帶有冷雋的諷刺意味，同時他最長於創作寓意深刻的格言。」

柯氏於一九〇六年與瑪麗·黎絲芬女士結婚，生有二子一女。

最後將柯氏一生的論著，附列於下，藉供讀者參攷：

著作：理論與自然(Reason and Nature) 1931

法律與社會秩序(Law and Social Order) 1933

倫理學與科學方法概要(An Introduction to Logic and Scientific Method) 1934

撰稿：哲學雜誌(Journal of Philosophy)

一元論雜誌(Monist)

國家(Nation)

新共和(New Republic)

公開的法庭(Open Court)

哲學評論(Philosophical Review)

時代(Time)

自由主義論集目次

一、自由主義者的信念·····	Cohen 著 治人 譯
二、自由論·····	Mill 著 鄭學稼 譯
三、論經濟自由·····	張丕介 著
四、新聞自由與責任·····	沈宗琳等著

自由主義者的信念

目錄

譯者序

著者傳畧

我相信什麼

斯賓諾沙——自由主義的先知

個人主義的理智基礎

哲學在戰時——一封自白書

我為什麼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

一

九

一六

二三

二七

消弭社會的衝突·····	三六
自由——它的意義·····	五二
美國批評界的力量·····	五七
自由主義與俄國人的意識·····	七〇
爲沉思的生活聲辯·····	七五
古道猶存·····	七九
美國自由主義的將來·····	八二

我相信什麼

當我在年輕氣盛的時候，我一向認為我自己在哲學的範疇中，好似是一隻漂泊迷途的野狗，並不會繫在任何玄學的狗籠上。我以為最好還是到沒有保障的戶外，奮勇地抵禦那些混亂的現實，那些並不一定靠得住有的糧食，那些富有人家守門狗的攻擊，還有那烈風寒雨侵襲的實地經歷。因為經過這樣游蕩艱辛的路程，我總以為可以得着使人精神煥發的新鮮空氣，而越過葱綠可愛的山嶺，達到了充滿陽光的大地與奔流入海燦爛閃耀的江河。但是當我到了中年之後，我才開始越來越在深奧哲學的輝煌宮殿和廣大園林裏尋求慰藉。

我從此不再輕視像詩人哲學家聖特耶那（Sainte-Exupéry）那樣的人，他們在花園四圍築起一道堅牆，隔開一切毫無生趣的山和單調乏味的海，以及市場上的塵囂嘈雜。無論如何，不管我們這一地園地小到什麼地步，我們總還有幾項基本要素，如土地、空氣、天空和雨水等等和我們一同存在的。在一般有進取心的人們看來，宇宙間創造的神秘在這裏和在別處，都是同樣的奧妙，同樣的挑逗人；宇宙的氣候儘管變化，但是太陽和星辰，白晝和黑夜的輪換，却持久不變。同樣的，儘管歷經各種不同的時代和氣候，人類的史實有着饑饉與戀愛、驕傲與愚笨、歡樂與痛苦這種種相同的因素。這樣我開始覺到歷久不變而桀傲不馴的理智生活的優點。然而我對於那學理高深的哲學，縱還未能完全熟悉，我却永遠忘記不了在它們的界限外還另有一個世界；可是它們的守護者之所以輕視我，恐怕因為我還未能完全拋却那戶外混亂事物的緣故吧！

照我看起來，一般通行的信條所以拒絕給予這主要情形以充份重視的原因，大概是因為得到全知顯然是決不可能。我們生下來時，就被賦予一種無限的愚昧與無知；我們在這有限的生命中，所得的知識，絕對不够完全貫徹

世俗上一切複雜而永無止境的生存領域。這當然並不是說，我們就可以完全否認一切知識的真實價值。一種抱着懷疑態度的人，決不相信他自己的意見和他的反對者是同樣地毫無根據的。我們必定要先知道一些事實，才能證明我們自己的無知。但是我們要很誠實坦白的承認我們沒有一項信條可以絕不含有絲毫的揣測。僅是依靠着信心、直覺和權勢，決不能補救缺少全知的遺憾。因為我們的感覺無論如何的肯定，但我們不能知道這個信心、直覺、權勢，在最後是否能不證明它本身是錯誤的。信心雖然可以影響由我們信仰所形成的行為，但是不能變更我們祖先的特性；或過去已成的事實；而且沒有人真相信信心能使他躲避死亡及其他一切命運中意外的遭遇。就是循我們所相信的而行，也不見得就可以使其實現；因為人類的痛苦，證實了我們尚有許多極嚴酷而未能解決的問題。

在我們所有不充份的知識上，還要加上一種暫時愉快的幻景的龐大力量；和這種幻景的力量比較起來，我們對於真理的愛好真是脆弱得可憐。其實說起來，幻景對於我們的引誘力，好似夜間的火焰對於一個飛蛾一樣。那些幻景的來源很多：有遺傳下來的表達方式，高尚或普通流行的時風，在社團、黨派、市場或職業習慣上那些令人愛慕的人物等等；其尤重要的，是那深植於每個人天性中的虛榮心，使每個人以為他自己就是宇宙間賦有特權的中心。天頂不是就在我一個人的頭上嗎？別人或別人的觀點，怎比得上我的廣博的遠見之一部份呢？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這種虛榮心可以由我們以自己為中心，對別人不能加以他們應得的評斷，或充份體會到他們也有和我們一樣的感覺和權利這幾點上看出來。我們不能完全了解別人的利益，因為我們認為我們自己的利益就是全人類一般的利益，也就是永久正義的利益。因此，一般工人就稱他們自己是人民，中產階級就稱他們自己是大眾，上流士紳就稱他們自己是國家。在哲學中的神人同形同性論裏，就是這種不幸的虛榮觀念的表現，這種理論是以人來做整個宇宙過程的中心目標，雖然並沒有人來駁斥天文學及地質學所明白告訴我們的事實：人類的生命在地球的歷史上祇不過是一個片段，而就整個的宇宙來說，地球祇不過是一點塵埃，它既已經有始，當然也可能有終！

從這一觀點看來，最大的分界線，並不完全在古代宗教和現代科學間。原本論者，道德論者，以及「科學化」